

說部叢書

初十第
集二編

理想小說

回頭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蔡元
培譯

哲 學 要 領

定價
二角

哲學要領事理之祖宗
教流別而惟物惟心有
神無神溯源則同泰西
富強胚胎於是是書約
舉哲學之總會類別方
法系統皆以最近哲學
大家康德黑智爾哈爾
妥門諸家之說為基礎
發揮盡致且於古代哲
學提要鉤元足示學者
研究之法譯筆簡潔不
燕明白曉暢洵善本也

乙巳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版

(回頭看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原著者

美國威士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
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
商務印書館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回頭看目錄

第一回

乘大車取譬人羣

營新屋久稽婚約

第二回

地窖藏身百年一覺

天仙覲面異世同名

第三回

均貧富盡廢資本家

定年期分編工藝隊

第四回

觀新城棧觸舊懷

廢實幣爭求虛譽

第五回

關公棧氣管代羣傭

設樂部電機傳法曲

第六回

別徽章工人分等級

免關稅國際創規條

第七回

誦陳編心傾往哲

開小宴身入仙鄉

第八回

論名家讀廿紀新書

晤閨友溯百年舊侶

第九回

行政改良職分部局

衛生進步壽享期頤

第十回

訟庭新制政簡刑清

壑谷前塵人亡物在

第十一回

重普及評衡教育界

尙公益通合工藝場

第十二回

隱衷待白女士含情

衆見維新醫生論政

第十三回

女界平權進強人種

宗徒談道設喻園丁

第十四回

訴深情共結良緣

驚噩夢重遊舊境

第十五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聖谷前聖人之神

第十六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潘主並更壽卒既

第十七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即聞式斷百平書附

第十八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關小宴良人前

第十九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及關併國烈恤

第二十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結樂清雷對

第二十一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類實帶筆來

第二十二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宜平眼公識工

第二十三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天命顯而吳升同

第二十四回

結良緣共結良緣

營豫里入

回頭看目錄終

政治
小說

回頭看

第一回

乘大車取譬人羣

營新屋久稽婚約

在下姓威士。美國波士頓人。我的生日。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哈哈。看官不曉得的。必定笑我記錯一百年了。不要是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罷。看官。且慢笑。我並沒有記錯。我生日的確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點鐘。那一日正是聖誕節的第二天。我記得那時候的波士頓城。比現在的波士頓城。論起地勢來。却也是差不多。

今年是耶穌降生後二千年。我的年紀。論理該有一百四十多歲。但是我的相貌。還不過像三十歲左右的樣子。我想把一百年以前的話。告訴列位。恐怕列位也有些不信。然而這些話。是千真萬真的。列位高興聽我的話。且不要忙。容在下慢慢說來。如今的五尺童子。都知道這二十世紀的文化。和那十九世紀的後半節比較。相去是很遠的。但是今日的文化。都是那時下的種子。生發出來的。那時候人羣。可以分做四

箇國。一是有錢的。一是沒有錢的。一是有學問的。一是沒有受教育的。爲什麼叫他做四箇國呢。列位要知道當時等級的分別。比現在各國的分國。還要嚴些。所以把他們分做四國。頗覺相宜。我在當時。也是有錢有學問的人。安享人間幸福。真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一呼百諾。他人辛辛苦苦來侍奉我。我就安安穩穩享他們的侍奉。那時候富厚氣象。真是一言難盡。起先我的祖宗。也是這樣。那時候。我也望我的子子孫孫。同我一樣的過那快活日子。永遠不改。才稱我的心願。

列位。可知道我爲什麼不做事體。便可安然過好日子呢。爲什麼世界上。可以養這些不做事體的人呢。這是有箇緣故的。因爲我祖宗傳下一注錢財。我便可靠他過日子。所以纔有這樣快活。照這樣說起來。列位必定說我的祖宗。定是富敵王侯的了。那知道却又不是。我當初錢財原不很多。但是後來就愈用愈多了。哈哈。我又沒有點金之術。怎能夠這樣的呢。列位不要奇怪。法術是有的。却不是點金術。不過是箇卸肩法罷了。譬如我自己用的錢。自然該我自己去賺。我那時却叫別人賺來給我用。只要出本錢開製造廠。或是開大店鋪。便可永遠取利。這種理財的法子。說起來長得很。恐怕列

位也未必喜聽。唉。以前那將本求利的法子。就和國家收稅一般。論理最不公平。當時雖有人爭辯。法律家也想法禁止盤剝利錢。但是這種事體。都是和政治相連的。政治一天不變。這種事體。也一天不廢。所以十九世紀將完的時候。政府也就不管了。

列位要曉得當時人羣。貧富隔絕情形。待我想一箇淺近譬喻。說給列位聽來。就明白了。譬如有一箇極大的車子。在極難走的山路行走。許多窮苦的車夫。套了籠頭。拉了車走。無論飢渴倒斃。不許稍停。若是空車。也還罷了。偏是車上坐滿了人。無論山路怎樣難走。坐車的人。總不肯下車走兩步。這車上的坐位。安穩的很。可以遠望四圍的風景。這些坐車的。還要品評車夫的勤惰。看官。你想有這樣好地位。自然大家要爭奪的了。而且得占一席之地。便可一身受用。傳給子孫。竟同家產一般。他愛給什麼人。便給什麼人。但是這等坐位。爭奪也不容易。爭得之後。有時也不甚穩固。那運氣不好的。遇着車輪一跳。就跌將下來。一到地上。便編入車夫隊裏。因爲有這一樣危險。所以他們的快樂。總有些美中不足。

因爲此故。他們有時還肯照顧貧人。他們知道自己享福。對了下邊做工的人。心上也

很抱歉。也知道同是人類。不過有錢和無錢的分別。有時他們遇着車子走到極險的地方。在下的車夫。號叫的號叫。倒斃的倒斃。車上的人也極力安慰他們。祝他們來生之福。也有人釀資施藥。量力拯濟。都說道。這班拉車的人。很是可憐。等到過了險路。車上的人心定了。也就漸漸淡漠起來。列位要知道他們的話。並不是真安撫拉車的人。實在因爲道路太險。恐怕車子翻倒到地。要把他們的坐位。全然失去罷了。他們看見這拉車的越苦楚。便將自己的坐位。越保守得牢靠。至死不放。只知道把坐位保住。所以除了釀資施藥之外。別人的甘苦。全不在意。列位是二十世紀的人。自然以爲這事沒有人理。但在當日。他們却有兩箇緣故。他們心裏。只知道除掉這箇法子。是沒有再好的。坐車的人。不過幾箇。拉車的人。倒弄了許多。從不想修理道路。改良車身。若分甘共苦的話。那更不消說了。還有一箇緣故。更是可怪。他們總以爲自己的身分。比那下邊拉車的人高一等。彷彿五官四肢是兩樣生的。這種思想。列位覺得奇怪不奇怪。唉。這是列位不曾坐過那車子了。若坐在那車上。恐怕列位也不免有這種心腸的啊。列位不信的。必定說我的話過分。那知道。還有一箇可怪的情形。等我告訴列

位。就明白了我常看見那在下邊拉車的。有時微俸爬上車來。他手上繩索的傷痕。還沒有褪淨。就已經有這種思想了。照這樣看起來。他們生來坐車的。還要說麼。閒話少說。

却說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在下已是三十歲了。雖不曾娶過親。却已經訂定巴愛姊小姐。這位小姐。也是坐車的人。和在下一樣。當時在下的新屋。還沒有造成。想等完工之後。再行完娶。我那新屋地址。却在波士頓城最繁華的地方。當時貧富智愚。各據一方。不相混雜。有錢的住在貧人裏面。聰明的住在愚人裏面。便算大不相宜。在下建造新屋的時候。本定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冬季完工。那知道到了明春。還未告竣。這就是因為工人罷工的緣故。那罷工的詳細情形。我也不及細說。不過當時工人常常罷工。人也看慣。不當什麼事。自從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後。天天聽見。今天木工。明天石工。從沒有一種工人。能夠幾箇月相安無事的。

當日工人的情形。和現在大不相同。天下的事情。不經大變。是不會好的。現在一切已經改變。所以人人都明白。但是當時的人。沒有先知之術。怎麼能豫知呢。而且那班工

人也不知足。都想多得錢少做事。又要住上等房屋。漸漸有羨慕奢華的意思。照他們的心願。不把地球上的錢財加多幾倍。是不能如願的。萬一不能如願。他們就拿罷工一事來挾制別人了。

工人無理取鬧。到這箇地步。當時的人。有些說這事斷難如願。地球上錢財有限。不能沒有貧富的分別。人所以不會餓死的緣故。正因為有這班苦作的人。若地球不爭氣。他們也斷沒有翻身之日。他們不應該同主人爭的。是應該同地球爭的。將來這箇緣故。他們自己也漸漸可以明白的。也有人說他們的志向。雖是斷做不到。但恐怕他們自己不明白。反來胡鬧。若是他們一得議政院的權柄。那就大有不便了。更有說人羣之理。本來循環不已。周而復始。有從混沌漸到全盛的時候。但也有從全盛再回到混沌的時候。譬如彗星的軌道。在離太陽極遠的地方。漸漸向太陽而來。既有來時。就有去時。所以人羣之亂。是不能免的。這些見解。也未免太偏。但是說這種話的人很多。當時新聞紙上。和街談巷議。紛紛講論。都是這箇事體。而且都不外這種議論。至於我那時候的意見。不但怕他們得勢。來欺壓我們商人。而且因為新屋未成。不能移居早日

完娶。所以惱恨的心。還要比人家加一等。

那年五月三十日。剛遇着是美國的節日。這班南北兩軍大戰未死的軍士。都披紅掛綠。用了鼓樂。到前經戰死的軍士們墳墓上致祭。彷彿和賽會一般。這也不必細述。愛姊小姐的長兄。也在陣亡之內。這天他們全家去祭奠。我也跟了前去。晚上又到他們家裏。用過晚餐。在客廳上看新聞紙。說工人又聚衆罷工。我想我造屋的事。又要耽擱了。心中納悶。便和衆人議論起來。衆人都道。現今事勢。已成了江河日下的樣子。全球工人。不約而同。都成瘋病。歐洲北美洲格外利害。只有格林蘭荒島和中國。不是這樣。可見中國人。不願有泰西的文化。也有緣故。實在泰西的文化。是同沒有燃着的炸藥一樣呢。

停了一會。我邀了愛姊小姐。到僻靜地方。共談衷曲。我勸他先且成婚。出外遊歷。等新屋完工之後。再行回來。那天他妝扮得分外美麗。如今我的腦子裏。還同看見一樣。臨走的時候。送我到外面。照常親了嘴。我就告別而行。那知道一別以後。竟成永訣了。這時候天氣還早。論我平日的交情。不到深夜。是不散的。但是我素來有不能睡的病。

前兩夜沒有睡熟。這時候已覺疲倦。所以愛姊小姐。到九下鐘時候。就勸我回家。並且囑我早睡。

我的舊居。已經過了三代。本來是很壯麗的。但是鄰近地方。漸漸開了工廠。工人往來。便覺有些貧富不稱。所以我要另造新屋。這所舊屋。已經張貼出售。我白天在總會裏喫飯。夜裏仍到那裏暫時歇宿。有一箇黑奴服侍。人也誠實。這箇房子斷不能住。但是臥房却造在地窖裏面。同地面隔絕。頗能安睡。牆和地板。都用水泥塗刷得極厚。可免溼氣。頂上鋪石板。縫裏都有水泥封閉。門用純鐵鑄成。外面又釘了不灰木一層。真是水火無憂的。又另有小管一箇。可以通達空氣。列位。想有了這種臥室。自然能夠安睡的了。但是我從沒有接連兩夜好睡的。這也是習慣自然。一夜不睡。也不覺得困倦。若是兩夜不睡。恐怕腦筋受傷。就要請醫生來看。那醫生姓畢。是並不懂醫道的。但有一種致睡的法術。只要稍用手法。就可以叫人安睡。就是心緒不甯。也能應手奏效。但是用他的法術睡着之後。必定要用他的解法。纔能醒來。這解法很容易的。後來黑奴也學會了。

這事只有黑奴知道。我從來不敢告訴愛姊小姐。因爲用這箇法術致睡。往往有不能醒來的。說出來恐怕嚇了他。但是我已經歷試。也不見有什麼害處。後來便把這害怕的心。丟到腦後了。這一天回到臥室之後。就叫黑奴去請畢醫生。猛一回頭。見桌上有信。拆開一看。知道是造屋工頭送來的。中間說這番工人鬧事。不知什麼時候纔能了結。這新屋的工程。不能預定日期。我看過了。悶悶不已。恨不得將這班工人。一刀殺盡。正忿恨的時候。畢醫生已到。畢醫生告訴我道。方纔有遠處來信。請他就去。以後恐不能來。就薦了幾箇人自代。據他說他們的法術。也比他差不多。我放下心。躺下就睡。並吩咐黑奴。明早九下鐘。將我解醒。

第二回

地窖藏身百年一覺

天仙覲面異世同名

一覺睡來。不知是什麼時候。正要睜眼。忽然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一人說道。他要睜眼了。讓我一箇人在這裏的好。又一人說道。你且不要告訴他。先一箇像男人的聲音。後一箇却像女人。又聽那男人道。且看他情形。再作計較。女人道。你要許我不告訴他。我纔去。又像另有一箇女人說道。留他在這裏。也沒妨礙。男人道。我便不告訴他。你們

快去。他要醒了。只聽見衣裳簌簌的聲音。我也隨即醒來。睜眼一看。見燈光明亮。有一箇六十多歲的老人。正低着頭看我。他面上很像有驚奇的模樣。却又有忠厚可親的神氣。

我急忙爬起一看。自己已經不在原地。却是一箇從來沒有見過的地方。連器皿陳飾。都是新鮮的。我回頭看那老人。他便問道。你舒服麼。我說道。我在什麼地方。他道。你在我家裏。我道。怎麼到了這裏。老人道。且待你身體爽快些再說。現在且不要着急。總而言之。你是在極安穩的地方就是了。你到底覺得舒服麼。我道。奇哉。我好好的睡在家裏。怎麼就到尊府上來呢。老人道。將來聚談的時候。多着呢。現在且不要勞心。這杯藥水。是大有益處的。且請喝了罷。我是醫生。你請放心。那時我不肯喝。定要問他箇仔細。老人道。你不要着急。傷了身子。既是這樣。你且喝了這杯藥水。待我細細說來。如何。我就喝完了藥水。他道。這事很不容易說。我且問你。你說你本來睡在自己家裏。你到底是什麼時候睡的呢。

我道。自然是昨晚。約莫是十下鐘。我還吩咐黑奴。叫他今早九下鐘時。解醒我來。現在

黑奴那裏去了。老人道。黑奴踪跡。我不知道。他既不在這裏。想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你睡的日子還記得麼。我道。這話更奇了。自然是昨晚。難道睡了整日不成。昨天就是那祭奠陣亡軍士的節期。他又問這日是什麼日子。我道。禮拜一。三十日。他道。是那一個月的三十日。我道。自然是五月三十日。他道。現在已是九月了。我道。已是九月了麼。難道從五月直睡到九月不成。這是斷沒有這事的。老人道。不要管他。你說是五月三十日麼。我道。正是。他問是那一年的五月三十日。我聽了這話。更加奇怪。定着眼看他許久。慢慢的說道。你問我是那一年麼。他應道。是的。我道。今年是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他聽了後。又勸我再喝一杯藥水。又替我診看脈息。老人道。看你的氣度。必定是箇雅人。但是今日的學問。比前代不同。今日情形。照你看起來。恐怕沒有一事不奇怪的。我如果告訴了你。又恐怕你要驚嚇。你年紀雖不過三十歲左右。面色却如大夢初醒一般。現在已是耶穌誕生後二千年九月十日。你整整睡了一百十三年零三箇月十一日了。我聽了這話。大爲駭異。他又勸我再喝藥水一杯。喝了。很覺疲倦。不覺又朦朧睡去。

到醒過來。天已大亮。那老人仍在旁邊。却不看我。我便仔仔細細偷看了他一番。心中却漸漸明白。不像前次的糊塗。想道這人必定是知道我的臥室所在。故意來戲弄我。或者我竟被人謀害。也未可知。愈想愈疑。但看這老人。滿臉忠厚的模樣。料不是這等樣人。便四圍一看。心裏想望。或者有熟人藏在椅子和門簾後頭。我看到那老人。他已經覺得。便道。你又睡了十二點鐘。很有益處。如今你面色已好。眼睛也有神。身子想也舒服了。我道。我很不舒服。他道。你還記得前次醒的時候。我告訴你睡了幾時的話麼。我道。你不是說我睡了一百十三年麼。他道。一些不錯。我微笑道。我想一定不確。他道。這也難怪。但是你須知道。凡人受了睡術。迷蒙之後。全身百節。都不變動。止要外面保護得好。絲毫不壞。所以能夠睡了無限的時候。倘若不是我尋着了。你不知又到幾時。將來地氣太深。你的身子漸漸的變壞。恐怕那時要真死呢。

我聽了他話。想道。如果真是受人戲弄。這老人也算得很有口才。照他這樣。便將那天上的月亮說是牛油做成的。也能說得圓轉了。我便哼了一聲。想引他的話。那知他全然不動。我便道。我最愛聽說謊。你便將尋出我身體的情形。詳細告訴我。只要說得圓。

我便信你。老人正色道。你說那裏話來。這全是的確的話。你還當是戲弄你麼。待我說來。你就知道了。我最喜歡化學。近年要在花園裏造一所化學房。前禮拜四。我叫人掘一箇大坑。原約禮拜五工人再來。不料晚上大雨傾盆。坑裏水都滿了。坑邊也都沖塌。我的女兒去看。見那沖塌的地方。露出砌好的石頭來。我便扒去浮土一瞧。見那石塊很大。便叫工人發掘。誰知道是埋在舊時屋基底下的角上。下面約有八尺來厚。上面還有木炭的餘屑。我知道是舊時房屋。是被火燒了。只有這石屋未傷。面上水泥。仍舊和新刷一般。屋上的門。却不能開。便叫工人搬去大石塊。覺得裏面空氣雖宿。却很清潔。既不很冷。而且乾燥。我便點了蠟燭。走進去。看見裏面的光景。和那十九世紀的臥房一樣。牀上有一箇少年屍首。像是死了很久的樣子。却是毫不腐敗。我便邀了好幾箇的醫生。同來觀看。都稱怪事。他們都道。這屍必定是從前薰製過的。便要解剖攷驗。我一意不肯。便疑到十九世紀的人。往往攷究心電之學。或者這人。是受了迷術。沒有死的。也未可知。但恐怕人笑話。口裏並不敢說出。只有婉勸他們不要剖解。他們去了。我便試用解法。不想你果然醒來。我聽了他這番的話。半信半疑。回頭見那牆上。掛着